



天国太远了

〔日〕土屋隆夫

曹逸冰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日〕土屋隆夫
天国は遠すぎる

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的大作

天国太远了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TENGOKU HA TOSUGIRU》by TSUCHIYA TAKAO

Copyright © 1959 TSUCHIYA TAKA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IMAZAKI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Agency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1-304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国太远了 / (日) 土屋隆夫著；曹逸冰译.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5.1
ISBN 978-7-5534-6473-2

I. ①天… II. ①土… ②陈… III. ①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4695号

天国太远了

作 者 [日]土屋隆夫
译 者 曹逸冰
责任编辑 王 平 张晓华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10.75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269
发行部：13501282885
印 刷 北京上元柏昌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6473-2

定价 25.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010-63109462-1040

目 录

第一章	始于纽扣的故事·····	001
第二章	诱人自杀的歌·····	008
第三章	最初的疑问·····	021
第四章	行为的心理·····	034
第五章	火柴与数字·····	043
第六章	消失的课长·····	054
第七章	黑色三角形·····	063
第八章	夜晚的目击者·····	071
第九章	贪污的构图·····	077
第十章	看不见的墙·····	086
第十一章	无法推翻的不在场证明·····	095
第十二章	推理与现实之间·····	111
第十三章	迷宫中的游走·····	122
第十四章	大安吉日·····	131
第十五章	幸运的一击·····	141

第十六章 出乎意料的落幕·····	148
尾声 天国太远了·····	162
《天国太远了》初刊后记·····	166

第一章 始于纽扣的故事

雨貌似变大了。久野趴在被褥里，点了根烟。清晨的冷气渗进了他的胸口。

他将烟灰缸拽到枕边，探出头来，缓缓吐出一口烟。他像小狗那般蜷缩着身子，在逐渐亮堂的房间里，呆呆地望着冉冉上升的烟雾。

雨滴拍打挡雨板的声音，在今天显得特别冷清。雨声时强时弱，时而暂停。这就是十一月的雨。他心想，这就是所谓的时雨吧……貌似有一句诗写的就是这样的雨。是谁的诗来着？想不起来了。也难怪，他本身就是个肚里没多少墨水的人。

不过在被窝里度过的周日早晨可是无上的幸福。当然，并不是每个周日都能这么悠闲。一个月能有个一两次就不错了。所以这样的时光才无比宝贵。他会用尽可能慵懒的姿势，畅享被窝的温暖。

忽然，他听见了上楼的脚步声。妻子定子探出头来说道：

“老公，都七点了，人家让我们坐八点半的火车去的哎……你

会陪我一起去的吧？”

“嗯……”

久野随便敷衍了一声，伸了个大懒腰。

“那你还不快起来收拾收拾呀。”

“不是正下着雨吗……”

“下雨也要办婚礼的呀。”

她走到久野枕边，猛地拉开窗帘。柔和的光流入室内。她打开玻璃窗，探出身子看了看天色。

“这雨应该快停了。饭绳山那边的云都散了呢……”她站在原地，望向丈夫的脸，“今天我可不想一个人去哦。这个日子也是人家特地为你选的……”

久野仰视着妻子中年发福的身体。她的鼻子周围冒出了好多雀斑。人过中年之后，她的皮肤更白了。虽然白一点显得年轻，但皮肤还是有些松弛。紧致的皮肤，只存在于丈夫的记忆中。不过久野大作对这位妻子并无不满。他觉得，这就是所谓的“婚姻”。虽然他们没有孩子，但他早就作罢了。

“反正我们就是去观礼的，婚礼办完了就没咱们什么事儿了。但姐姐留我们多过一夜来着。你不是能请到假的嘛。”

“不行啊。”

“怎么不行了，人家特地……”

“罪犯又不会请假。”

定子意识到自己说服不了他，便走向楼梯说道：

“今天是你唯一的外甥女嫁人的日子哎——总而言之，你还是快起来吧。婚礼十一点开始哦……”

久野大作又伸了个懒腰，但还是咬了咬牙，一脸不爽地掀起了被子。

脚好酸啊。谁让他昨天走遍了裾花川一带呢。因为筱之井町的警署下达了紧急搜查令。两个窃贼溜进当地的出租车公司偷了不少东西，往裾花川那边逃

了，于是久野就去调查了。

裾花川一带的村子并不多。这条河位于长野市的西北边，它的源头是因传说而闻名天下的户隐山^①。流到长野市的南端后，便会与犀川汇合。汇合点附近便是著名的古战场川中岛^②。

无奈调查结果并不理想，没能问到多少有价值的证词。说白了就是一白跑一趟。但久野当了这么多年刑警，对这种事早就习以为常了。他当上刑警的第一天，前辈就跟他说这么一句话：

“刑警啊，就是磨鞋底和神经的营生。”

二十年来，他将这句话牢牢刻在心底。这句话就像是体味一样，渗入了他的人生。无论他再苦再累，他都会用这句话鼓励自己，与四处逃窜的犯人一决死战。

久野起身打开窗户。冰凉的风拍打着脸颊。困意立刻不见踪影。长野市北部的饭绳山与西侧的阵马平山都是烟雾缭绕。

这时，大门口传来了轿车的响声。

之后，他又听见了定子的说话声，还有一种特征十分明显的笑声。那是巡查部长佐田的笑声。同事们都管他叫“狮子眼”。因为他的眼睛特别大，目光又异常犀利，只要他狠狠一瞪，胆儿小的就不敢抬头了。但他的性格非常开朗，喝酒的时候总是哼同一句小曲。不过小曲的歌词正反映了他的性子。

——男人不让男人爱

漂亮熟女哪里来

身在二楼的久野能一字一句地听见佐田笑道：

“夫人，咱们也没辙啊，谁叫那群作奸犯科的家伙不会挑日子呢……哈哈

① 户隐山是长野县北部的一座山，传说木曾义仲（平安时代末期著名的武将，源赖朝及源义经为其堂兄弟）曾经用鬼切在那座山上杀鬼。

② 川中岛，属于日本长野县北部的长野市，千曲川和犀川的交汇三角洲平原，因为地形乃两川所夹，如川中之岛，由此得名。日本战国时代的名将上杉谦信和武田信玄在此曾有五次大会战，史称川中岛合战。川中岛古战场史迹也是观光胜地。

哈……”

（嘿，这家伙说的话跟我一模一样。）

他赶忙换上衣服，脸上则露出一丝苦笑。

定子回头望向正在下楼的久野。哎哟，她简直快哭出来了。

二

“早啊！”

佐田举手示意。一双大眼睛也在对久野笑呢。

“早啊，你这么早来什么事儿啊？”

“嗯，”他点头说道，“我也觉得一大早来打扰你挺不好意思的，可我想请你先去瞧瞧死者……”

“死者——？”

“法善町有个女人死了。”

“他杀吗？”

“听着像是自杀。是个叫砂上彩子的小姑娘。还没嫁人呢。我想让你先去看看情况。”

一旁的定子一声大喊，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老公，还不快去洗脸——”

“哎哟，你才起来啊？那你肯定没吃饭吧？夫人，麻烦您赶紧给他准备早饭吧。嗨，反正是自杀，不用太着急。鉴识和法医已经过去了。”

“没事，早饭回头再吃就是了。那我先去洗把脸——”久野朝厨房走去，对定子和佐田说道，“这姑娘也真是的，何必挑礼拜天早上寻死啊。”

“老公！”

定子摆了摆手，仿佛在说，别说那么不吉利的话。

“热水在那边的水壶里！”

然而，狮子眼同志没有听出这话后头的玄机。只见他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是啊，我也知道你今天不当班，本想找别人的，可是啊——”佐田一屁股坐在门框上，“嗨，人家是打电话通知我的，也没说得太清楚，我只知道尸体枕边放了封遗书。而且啊，遗书的信封上分明写着，‘致久野’哦——”

“什么——”正在刷牙的久野惊讶之余，吞了一大口牙膏沫，“就写了这三个字吗？”

“是啊。可惜上头没写‘致久野大作’哎。总而言之，久野这个姓氏还挺少见的，我们市就没几户姓久野的人家。司法主任正好在现场，就说一定要让你过去瞧瞧。署里的人都在传，那姑娘说不定是被你甩了，一气之下才自杀的。”

“开，开什么玩笑……”

“哈哈……啊呀，我在跟你开玩笑啦——总之遗书上就是这么写的。主任也的确让你去了。说不定你能想起什么线索呢。于是我就急急忙忙开车过来接你啦。小木也在车里呢。”

“这样啊。那我这就去。”

“拜托啦，我回车里等你。”

久野急匆匆地跑回客厅。定子则一脸担忧地望着他。

“喂，我要出去一趟，你帮我跟他们打声招呼吧。就让隔壁邻居帮咱们看看家好了。记得把钥匙给他们。”

“老公，你认识那个姑娘吗？”

“当然不认识。”

“可她给你留了封遗书啊——”

“蠢货！姓久野的男人满大街都是，佐田这家伙也真是的，开什么玩笑不好……”

“可是——”

定子竟眼泪汪汪地仰望着他。四十一岁，略显发福的女人的脸上，闪过一丝少女的表情。莫非没生过孩子的女人总有那么一丝幼稚吗？她的双眸中，有小姑娘似的无助。这眼神虽然招人怜爱，可看着看着，也有些来气。

“别磨磨蹭蹭的。还不快收拾东西，我要出去了。记得帮我跟秋子道声喜，就说我去不了也挺遗憾的。”

“亲戚朋友的喜事你可是一次都没去成啊……”

“切，少说废话。部长还在等我呢。糟了，喂，大衣的扣子快掉了！”

“要是你能在中午之前回来……”

“扣子！还不快帮我缝上！针线在哪儿呢！”

“大姐肯定会冷嘲热讽的……人家可是特地为了你改了日子啊……”

“蠢货！有工夫想这些乱七八糟的，还不如抓紧点给老公缝扣子！”

久野一把扒下大衣的扣子，丢向妻子。定子的表情一歪，泪水夺眶而出。即便如此，她还是慢悠悠地拿出了针线盒。

久野厉声喊道：

“谁要你缝啊！你爱婚礼去就去呗！去十天也好，二十天也行，随便你！去个一两年不回来也成！”

他狠狠关上客厅的房门，扬长而去。

“哟，久等啦。”

久野钻进轿车的后排，坐在佐田旁边。

驾驶座上的年轻巡查小木回过头来笑道：

“久野大哥，大帅哥真是不容易啊。回头可一定要把遗书的内容告诉我们哦。”

久野明知小木是在开玩笑，可他还在气头上，口气自然好不到哪儿去。

“少说废话！”

年轻的巡查顿时不吱声了。

“哎呦，怎么啦，是不是跟夫人吵架啦？”

“呃……”

久野难为情地瞥了眼佐田，用僵硬的嘴唇硬挤出一丝笑容。他的手指，则下意识地拽着没了扣子的线头。

“阿大在家里可是暴君，扯着嗓子吼也是家常便饭吧？”

“怎么会，别看我这副样子，我也是很疼老婆的哦。”

“是吗？——不过啊，警察的老婆都一样，找不到太疼老婆的老公。追查犯人的时候，我们哪儿还顾得上那么多啊。一去案发现场，浑身都是杀气腾腾的。累了就对老婆大吼大叫的，查案时遇到问题，也会拿老婆撒气。唉，刑警的老婆啊，都是犯罪分子的牺牲品……”

“部长，您是有感而发啊？”

“嗯，我也给我老婆添了不少麻烦啊。不过她后来总算看透了，发现刑警的老婆就是这么回事。可她没熬多久，就丢下我一个人先走了——”

轿车驶入法善町。

雨停了。太阳在云层间探出头来。久野听着部长追忆往昔。下意识拽着的线头断了，缠在了他的指尖。

“就是这儿。”

小木巡查说道。车停了。久野跟着佐田部长下车，将手上的线头随手扔在地上。

鉴识科的车已经来了。久野抓着没有扣子的大衣前襟，走进一户人家的狭窄房门。门口挂着“细田俊夫”字样的名牌。

事后，久野大作回忆道：

“当时我做梦也没想到，那起神秘的事件会让我吃那么多苦。而那就是我涉足此案的第一步。而且那天早上，我一气之下把大衣的扣子扯了下来。谁知这个扣子，竟在破案过程中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还真是。区区纽扣，将一个少女的死引向了奇妙的方向……

第二章 诱人自杀的歌

在长野站下火车后，便能看到一条铺设一新的大马路，笔直地贯穿长野市的中央。沿着那条路走三十分钟，便是善光寺了。

不，不是“走”，而是“爬”。因为善光寺建在一个小山丘上，而整座城市就是围绕着这座寺庙呈扇形分布的。这片地区被统称为善光寺平原。房子都建在斜面上。

信浓之美当属明月佛祖与荞麦

超凡脱俗的诗人一茶^①虽然无法完全舍弃对故乡的负面情感，但他也想炫耀炫耀家乡的特产吧。

无奈“现代”之风也毫不留情地吹到了善光寺。许多寺院为了维持生计，开始留宿游客，而把客人带来寺院的人则要求寺院提

^① 小林一茶（1763-1827），江户时期著名俳句诗人，本名称太郎，别号菊明，二六庵等，其写作特点主要是表现对弱者的同情和对强者的反抗，主要作品有《病日记》、《我春集》等。

供回扣。税务署宣布，要向寺院征税，让和尚们品尝到了世风日下的凄凉。

法善町位于善光寺的后方，就在善光寺和城山公园之间。

上午六点。时雨仍下个不停。住在法善町的上班族细田俊夫的妻子拿着晨报，走上自家二楼。这是她每天的例行公事。她家二楼住了个房客，名叫砂上彩子。她是裁缝学校的学生。每天早上，细田夫人都会给砂上送报纸。

她会将纸门拉开一条缝，把报纸扔进去。换做平时，砂上定会在被窝里答应一声：

“麻烦您了。”

那姑娘还挺机灵的。

然而，那天早上的情况不太对劲。

夫人将报纸丢进去之后，并没有听到那句“麻烦您了”。却有一阵冰凉的风，吹拂过她的脸颊。

房里的窗开着，带着雨点的风刮了进来。白色的窗帘猛然摇晃。

“你怎么啦，砂上？”

夫人走进房里，把窗户关了。被雨水打湿的榻榻米都凉透了。

“哎哟，怎么回事啊，晚上睡觉前没关窗啊？”

说着，夫人望向姑娘的脸。被子掩住了姑娘的鼻子。在朦胧的光线中，被褥中的人仿佛一个静止不动的物体。

夫人的直觉告诉她，姑娘的情况不对劲。她弯下腰来问道：

“砂上小姐，你怎么啦？”

她将手搭在姑娘的肩膀上，摇了摇。但她摸到的是难以置信的冰凉。僵硬的固体没有反抗她的动作。夫人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片刻后。她爆发出一阵不明所以的惨叫。她连滚带爬地冲进了丈夫的卧室。

“然后您就打电话报警了是吧？”

佐田望向自己对面的娇小女子。

她正是细田夫人。身上的腰带都没系好，头发也是乱糟糟的，可见她的确慌到了顾不上整理仪容的地步。

“是啊，呃，外子立刻就——”

细田夫人战战兢兢地望向在一旁沉默不语的丈夫。

“您就是细田先生吧。您在哪儿高就啊？”

“我在市公所的厚生课工作。我内人说砂上小姐死了，于是我就赶忙打电话报警了……”

“夫人说她死了？那你们为什么会直接报警呢？为什么不叫救护车呢？”

一旁的久野心想，这家伙的问话技巧果然巧妙。的确，碰到这种情况，人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叫救护车才对。除非确定人是非正常死亡，否则是不会报警的。佐田问的就是这一点。

“呃……是这样的……内人说，她的枕边放了封信，看着像是遗书，而且枕边还有咖啡杯。再加上她两三天前跟内人说过，‘再过一阵就要跟阿姨别过了’，所以她就认定，砂上小姐肯定是自杀的……”

“也就是说，夫人认为这个‘别过’就是‘我要自杀’的意思喽？”

夫人代为作答。

“是的，而且她还在枕边放了一束花呢……”

死者枕边放着个便宜货花瓶，而花瓶里的花都有些日子了，个个耷拉着脑袋。花瓶旁边，就放着那个写有“致久野”字样的白色信封。

鉴识组员从各种角度拍摄了尸体的照片。法医的检查也结束了。只见他叼着烟，听着佐田与细田夫妻俩的对话。突然，他插了一句：

“夫人，你知道她怀孕了吗？”

细田夫人大惊失色，赶忙摇头。

佐田、久野与正在忙活的鉴识组员都将充满试探的视线投向了被褥上的女尸。

二

“死因是氰酸钾。死亡时间应该是前一天晚上的八点到九点前后。这个咖啡杯里还残留着一部分氰酸钾，可见她八成是把氰酸钾倒进咖啡里灌了下去。”

警方将细田夫妇打发到了楼下。大伙儿坐在地上，听法医讲解尸体的情况。每个人心里都在想，这人八成是自杀的。既然是自杀，就没必要搜查了，只要把行政手续办了就行。

久野呆呆地望着头发斑白的法医。他最关心的自然是那封写着“致久野”的信。但警方还没把它拆开。砂上彩子的父亲马上就到。他们决定等死者的父亲来了再说。

“不过——”久野望着佐田与法医说道，“她干嘛要开着窗自杀啊？她不是晚上八九点服的毒吗？那么晚了，她何必——”

“大概是想看看月亮吧，”法医一边往火盆里加炭一边说道，“临走前再看一眼月亮呗。自杀者的心情啊，是很感伤的。”

“可是昨晚的天气不太好啊。半夜还下起了雨呢。而且风也很大，开着窗户多冷啊。”

“都打定主意去死了，冷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还有人大冷天走进冰凉的海里自杀呢。”

“久野大哥，尸体又不会感冒。”

小木巡查的玩笑，把所有人都逗乐了。

久野很是不爽地闭嘴了。但他并没有根据或理论去反驳他们。只是他并不想立刻将这起案子认定为自杀，总觉得这事儿另有蹊跷。是直觉这么告诉他的。他在多年的刑警生活中培养出了一种独特的直觉。当然，他也不会特别执

著于直觉,但也不会完全忽略直觉的指引。

“死因是氰酸钾啊……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佐田拿过法医的香烟,抽出一根。

“死者没有外伤,也没有挣扎的痕迹。玫瑰色的斑点是氰酸中毒的特征。你看,毛衣上还有呕吐物呢。闻起来有种酸酸甜甜的味道。所以死因肯定是氰酸钾,不会错的。”

“这个姑娘今年十八岁是吧。怀孕三个月,失足少女的终点站竟是自杀啊。我的女儿明年也十八岁了呢——”

说着,佐田再次望向尸体。

两层褥子上,盖着一块雪白的床单。花朵图案的被套也是崭新的,非常干净。

粉色毛衣,黑色西装裤。短短的头发,纤细的脖子。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少女的味道。多么稚嫩啊。但隆起的胸部,还有刷着唇彩的双唇,却让人联想到怒放的雌蕊。

发育的平衡,在某一点崩塌了。

三

“这姑娘家里好像挺有钱的呢,”佐田环视四周后说道,“听说她老家是北佐久郡的立科村。大概是种苹果的暴发户的女儿吧。”

“那一带也有不少人种药用人参呢。”

久野回答道。

的确,屋里的家具太过齐全,看起来实在不像是一个裁缝学校的学生应有的生活水平。崭新的衣橱上,放着一台小型半导体收音机。收音机旁边则是便携式的电唱机。

组装式的书架上,放着许多有关流行服饰的书本。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